



纪实文学丛书

血祭上甘岭

——彭德怀、秦基伟在朝最后一战

张嵩山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ISBN 7-5300-0466-6



纪实文学丛书

血祭上甘岭

彭德怀、秦基伟在朝最后一战

张嵩山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ISBN 7-5399-0466-6

(苏)新登字 007 号

血祭上甘岭

作 者： 张嵩山

责任编辑： 虞善国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沐阳县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3

字数： 150,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466—6/I·445

定 价： 5.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953年7月31日，
彭德怀荣获“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最高荣誉称号。



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司令员和陈赓（左）、邓华
（右）副司令在前线司令部合影。

617780/L



彭德怀
视察高炮阵
地，询问战
斗情况。



彭德怀司令员和陈赓副司令员来到前沿阵地观看战士办的
墙报。

序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军队在世界战争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如果说它是二百多万志愿军官兵上演的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上甘岭战役就是剧中的一段华彩乐章。

上甘岭在五圣山南面，属金化郡，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九五一年四月六日，我在总部参加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第五次战役，批发此役的政治动员令。然而，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一年半之后，一场喋血之战，使得这个藏在大山褶皱中的山村举世闻名。

记得那时由于美方无理刁难，阻挠，单方面宣布休会，致使朝鲜停战谈判陷于僵滞。我便离开了工作八个多月的停战谈判代表团，回来主持志愿军政治部工作。

会场降温，战场升温，这已成了朝鲜战场谈谈打打的规律。就在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宣布无限期休会，傲慢地退出会场的当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

拉克批准了蓄谋已久的“金化攻势”计划。

六天之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敌人集中了三百多门远程重炮，数百架次飞机，对我志愿军第十五军仅三·七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实施狂轰滥炸。其火力密度达每秒钟落弹六发，终日落弹三十余万发。轰击后，又投入七个营的兵力轮番攻击，企图突破我志愿军中部防线。上甘岭昼夜硝烟弥漫，弹片纷飞，炮声雷鸣，敌机轮番轰炸声不绝于耳。美韩军不惜血本，孤注一掷，倾力猛攻，其疯狂在朝鲜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第十五军守备部队面对装备殊优于己的敌人，毫不畏惧，依托坑道工事，奋起反击。将敌人的攻击势头，有效地遏制在上甘岭，未让其向北延伸一步。该军连续苦战二十三天之后，战役二梯队第十二军投入战斗，继续与敌反复拼杀。战斗之残酷，之悲壮，令人触目惊心。

上甘岭成了朝鲜战争的主战场。为了保证将战役必需的弹药给养运上去，汽车司机不够用，最后把总部领导的小车司机全部拉上去了。我的司机李殿瑞也上去了，还立了个三等功。

浴血苦战四十三天，我上甘岭坚守部队前仆后继，顽强作战，寸土未失，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持续进攻，取得了歼敌二万五千余人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我军依托坑道工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

这是我军有史以来依托坑道工事进行的极其顽强的一次成功的阵地防御战。其战斗激烈程度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水平。它的胜利加速了朝鲜停战的历史进程。

四十年过去了，上甘岭依然辉煌地耸立在世界战争史上。它不仅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光辉范例，同时也为军事文学提供了一个充沛的创作源泉。但我感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一直还未有一部完整地反映上甘岭之战的文学作品问世。

在上甘岭战役胜利四十周年前夕，我欣慰地看到空军青年作家张嵩山的长篇纪实文学《血祭上甘岭》。这位上甘岭战役胜利后才出生的部队作家，历史唯物主义地观照四十年前的那场血战，用文学手法，纪实地对其作了全景式的描述。这部作品在准确把握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革命英雄主义主脉，通篇洋溢着英勇无畏的激情的同时，着意刻画了战场氛围和参战官兵的亲历感受。其中许多细节，读来感人至深，如临其境。

这部作品记录了战无不胜的志愿军，在上甘岭的血与火中的丰功伟绩；对那场战事作了大量的发掘和严谨的考证，具有较强的史实性。加上文字凝炼，质朴无饰，具有较好的可读性。

我愿意将这部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文，推荐给广大读者。让我们一起记住志愿军是怎样创造了历史

的辉煌，记住和平的鸽子是怎样从血光与火光中飞腾起来的。

杜 平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

目 录

序.....	1
--------	---

楔子.....	1
---------	---

第一章	10
-----------	----

第二章	54
-----------	----

第三章	90
-----------	----

第四章..... 116

第五章..... 138

第六章..... 170

第七章..... 221

第八章..... 261

谨以此书献给所
有曾在界江彼岸为世
界和平而战的英勇的
生者与死者们！

楔 子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我们这个刚扑灭二次大战火焰不久的世界，被各国通讯社纷纷电讯的同一要闻震惊了：

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平壤陷落。

无数双色泽迥异的眼睛，一起投向那个横卧在黄海和日本海波涛间的半岛之国，五十年代的全球热点地区。

陷落后的平壤还响着零星枪声，“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座机“斯卡普”号便着陆了。

这个表演欲极强，一生都像在做戏的美国五星上将，还是那身几乎半个世界都熟悉的打扮：穿条烫得笔挺的裤子，上身却随便地套了件敞领咔叽衬衫；不挂水果沙拉般五颜六色的勋章，只在衣领上缀一簇星形将徽；俏皮地斜戴一顶帽舌上镶有金边的战

斗软帽，嘴上叼根玉米芯烟斗，手里拎着根褐色曲柄手杖。过于简朴的衣着，带有刻意装扮出的与众不同。而他装腔作势的言谈举止，更是像他那充满华丽词藻的文体一样矫揉造作。

他的一位政敌挖苦说：“这家伙就是坐在抽水马桶上也放不下他盛气凌人的臭架子。”

他是美军资历最老，也最狂妄自负的将军。在这个世界上，他谁的那壶也不尿，包括被他讥为“原国民警卫队小上尉”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他只崇拜成吉思汗，声称：“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成吉思汗）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

可成吉思汗死去六百多年了。

他挥舞着手杖走下座机，踏上这座满城颓壁，遍地瓦砾的都市，向随军记者们重复着他四天前在威克岛会见杜鲁门时的预言：“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终止。我本人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因为我们已在朝鲜赢得了胜利。中共军队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出兵的有利时机早已过去了，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

可是，历史技巧地将一个国家的失望与希望，失利与胜利，编织进这同一天里。

命运为麦克阿瑟预备下了一个强硬对手，一个

与他权贵作风反差甚巨，朴实得像西北窑洞里走出的老农的中国将军——彭德怀。就在那位美国上将躊躇满志地站在平壤的废墟上自我膨胀时，在鸭绿江中国一侧的安东、辑安和长甸河口三个渡口，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野战军，三个炮兵师，冒着深秋的蒙蒙暮雨，车马萧萧地跨过江界。

几天后，另两支野战军随之跟进，悄悄开进朝鲜。

从来都是被人撵到家里来打的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没等人家打来就迎上去。

三十余万志愿军将士晓伏夜行，隐蔽开进，于十月二十五日，突然向敌发起攻击，接连发起三次大战役。连战皆捷。解放平壤，光复汉城，将美军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到北纬三十七度线的平泽、堤川、三陟一带。不到三个月便收复了北半个朝鲜。

巨大的胜利，催落了鸭绿江两岸如雨的喜泪。在朝鲜人民欢庆的同时，中国的天安门广场上，祝捷的人海彻夜狂欢；各大城市街道上挤满了庆祝游行的队伍。

然而此时祝捷，为之尚早。

美军毕竟是世界头号强敌，拥有第一流的现代武器装备。第三次战役结束仅一星期，人们脸上还留

着喜悦的泪痕，美国第八集团军便乘志愿军兵力疲惫且不足，战略预备队尚未完成集结之际，全面恢复攻势。

志愿军被迫进行第四次战役。彭德怀指挥部队以机动防御作战的形式，节节抵抗，逐次北撤，伺机反击；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第二番入朝的第三、十九兵团，第四十七军以及大批特种兵的战略集结。

敌我双方激烈攻防达八十七天之久。美军北进一百余公里，战线重又被推至三十八度线以北二十多公里处。

从此，敌我战线便像条风中的丝带，忽南忽北地飘移在三八线两侧。

第四次战役勉为结束的第二天，志愿军为夺回战场主动权，毅然发起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是役倾注的兵力之众，超过人民解放军在国内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的人数。欲以实现歼敌五个师，将战线推向三十七度线的战役企图。

四月二十二日傍晚，志愿军十一个野战军连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在朝鲜中部二百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全线出击。近七十万人马蜂涌杀过三八线。

当时还是个文工队员的阚文彬老人回忆说：“千军万马往南涌，一条山道上挤着好几个部队。人马车

辆密不透风，一个贴着一个往前走，根本转不过身来。有好几次我给挤得两脚离地，漂浮在南去的人流里。那天走到大半夜时，前面传下口令：‘注意了，正在过三八线。’我伸长脖子看看，四野墨黑。只见正前方远远地有敌人的探照灯光柱，剪状交叉着将夜空绞成一幅幅棱形。就在这时，我听见背上嘣地一声，入朝后我一直装在蓝布套里背身上的二胡带子挣断了。接着就听见一阵被踩踏的碎裂声。”

志愿军各部队攻击勇猛，推进速度很快。可是，两条腿终归赶不上敌人机械化的收缩速度；加上有的部队穿插不到位，因而未能对敌形成战役包围。仗，又打成彭德怀最烦恼的一线平推。战果有限，多是击溃战，没能整建制地歼灭敌人。

连战月余。志愿军虽重又将战线推移至三八线以南四五十公里处，第十九兵团已兵抵汉城北郊，然而后勤补给无继，人倦马乏，粮弹均匱，各野战军攻锋俱钝。而敌人则有计划地逐步退至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用绵密的炮火组织起纵深防御。

鉴此，志愿军总部决定停止进攻，立即回撤。

对于志愿军来说，此战虽未圆满实现预定的战役设想，但毕竟歼敌四万六千余人，回撤本应是一次班师凯旋。可是，志愿军大意了。一时间，战场上风乍起，云骤变。

一个多月之前取代妄自尊大，违命抗上而被撤职的麦克阿瑟，担任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曾是美国著名精锐部队第八十二空降师第一任师长，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出色地指挥过多次大规模空降作战，颇负盛名于欧洲战场。这是个具有清醒而强烈的现代作战意识的将军，饱有战斗经验。他就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不久，总结以往几次战役的失败教训时发现，志愿军发起的前三次战役，都是在打到第八天头上自行停止攻击的。这决不是偶然性在作祟。他据此推断出志愿军为薄弱的后勤补给系统所掣。致使部队只能持续一个星期的攻击势头。他称之为志愿军的“礼拜攻势”。

五月二十二日，志愿军有回师迹象，李奇微变抓住对手粮弹将罄，师老而归的有利战机，催动美军七个师和韩军六个师全线反扑。美韩几十万重兵大举北犯的同时，李奇微这个现代战法的斡轮老手，充分扬长其机械化的优势，组织起摩托化步兵，炮兵和坦克兵混编合成的“特遣队”，实施快速追击穿插。

志愿军总部以为敌人还会像以往几次战役一样，采用“磁性战术”缓缓跟进追击。因而只下达了撤退令，却忽略了组织协同，任由第三、第九、第十九兵团自行安排北撤。不料敌人一反常态，多路突击，穷追猛撵上来，成功地打了北撤部队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来，撤退乱了章法。